

逐梦乡村

酿蜜喜马拉雅

□ 代玲

亮富已是云淡风轻。

闯过资金关，还有市场关。消费者对市场上蜂蜜产品的不信任让张亮富的产品一度销售低迷，创业再一次陷入低谷。

怎么办？张亮富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获取消费者的信任。

2016年6月5日，他带着一顶帐篷，20个蜂箱，只身来到西藏，开启了“喜马拉雅蜂巢计划”，用欧盟有机标准养蜂。每天他都会把在蜂场发生的故事记录在公众号上，让消费者通过网络途径参与酿蜜全过程，了解蜂蜜品质。结果，这批蜂蜜上市不到20天便销售一空。

8年前，贵州小伙张亮富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开启了养蜂人的生活。

8年后，山南12个县区中有9个县都与张亮富发展起了养蜂产业。

“你算不算乡村CEO？”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张亮富干脆利落地回答：“妥妥的山谷青年。”

山谷青年

每一个来到西藏的创业者背后都有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张亮富也不例外。

毕业于四川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他，曾有一份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工作4年后的他，厌倦了“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开始寻找新机会。在加入一家做蜂蜜产业的外贸公司后，他参与了一个泰国有机养蜂认证项目，接触到蜂蜜产品。

2015年，张亮富组建团队开始创业，创业项目便是蜂蜜产品。但由于缺乏经验，启动资金很快耗尽。无奈之下，张亮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了一条融资信息到朋友圈。

“没想到，真的融资成功了！而这些投资者后来也成了团队的核心。”再回首，张

养蜂人在中国蜜蜂产业大会上发言。

扎西占堆说，在养蜂之前，他要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养蜂以后，他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承载着许多像扎西占堆这样普通农牧民的希望。山南很多村庄因为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薄弱，很难找到适合发展的产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增收很有难度。

“养蜂带给了我们希望。”错那市乡村梦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德庆卓嘎说，乡村要振兴，关键还得看产业。

作为曾经拉乡罗堆村的乡村振兴专干，德庆卓嘎一直在思考乡村如何振兴的问题。无论农业还是牧业，拉乡乡的规模都很小，投入产出总是不成正比。

虽然没有养过蜜蜂，但拉乡乡有种植油菜的传统，这不就是天然的养蜂资源吗？在错那市农业农村局的努力下，2022年起，西藏夜伴蜂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来到拉乡乡试验推广蜜蜂养殖。

“通过养殖蜜蜂，我们全乡5个村不仅每年能拿到共计60.48万元的分红，还有5位村民在蜂场实现了稳定就业。”德庆卓嘎说，看见希望的村民们干事的胆量大了，劲头也足了，5个村联合成立了乡村梦实业有限公司。如今，利用养蜂的分红和国家投入的资金，乡村梦实业有限公司还准备扩大经营范围。这不，加气站也在筹划中了。

不只是拉乡乡，在平均海拔3800米的浪卡子县卡热乡，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薄弱，特色产业发展不起来，村民增收有困难。直到2022年全乡试验养殖蜜蜂，村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

对于从未养过蜜蜂的卡热乡人来说，希望变成现实不容易。卡热乡党委形成党委、政府带头抓养蜂的“党建+”模式，选派下辖6个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青年代表外出学习，并开展庭院周边和山坡蜜源植物种植工作，为养蜂做好了准备。

害怕干不好？卡热乡与张亮富签订了长达5年的蜜蜂养殖示范项目服务合同。公司专门安排了2名技术人员长期驻扎在卡热乡，对农牧民进行蜜蜂养殖技术培训。在此期间，蜂蜜产品由公司统一收购。经过2年多的时间，卡热乡养蜂的村庄从3个增至6个，年产蜂蜜7500公斤以上，累计创收超过20万元。

“如今，乡村振兴和集体经济壮大的路子越走越宽。”浪卡子县卡热乡工作人员毕高峰说，乡里选派了一个对养蜂感兴趣的年轻人专职跟着公司技术人员学习养殖技术，就是为了给乡里留下一门技术，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错那市、浪卡子县、琼结县……养蜂已成山南新风尚。琼结县的8个村投入1000个蜂箱，产出优质蜂蜜13.853吨，获得了42万元的收益，是当地农牧业

收益最高的产业之一。这不仅是一个个数字，更饱含着一群人对未来的畅想。

未来畅想

20年前，西藏农科院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扎罗就开始研究蜜蜂了。那时，他从未想过养蜂产业会像如今这样大受欢迎。

“以前，由于我们这边很少见到蜜蜂，村民把它当作会咬人的苍蝇、吃花的虫子，不愿意养，怕受伤，也怕采蜜后降低油菜产量。现在大家的观念都转变过来了，有一大批早期的养蜂人也因养蜂致富。现在还有企业把控好品质、开拓好市场，西藏蜂蜜产业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甜蜜的生活。”说起这些，扎罗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现在，虽然拥有了成熟的养殖技术，但依然不能把步子迈得太快，要逐步逐年扩大规模。”扎罗说。

和扎罗一样，浙江大学郑火青教授团队也很看好西藏的蜜蜂产业。他们和西藏自治区农科院一起开展研究，不仅为张亮富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为西藏养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

西藏夜伴蜂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蜜蜂数量从最初的20箱发展到去年的5200箱，年产值超过4000万元。公司走进50余个西藏偏远农村，与4600余户农牧民一起酿造美好生活，成为西藏蜂蜜产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目前，西藏慢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养蜂路。”郑火青说，蜜蜂养殖规范化管理、品牌塑造、市场开拓已成为张亮富现在工作的重心。

日本有和牛，普罗旺斯有薰衣草，新西兰有卢卡麦蜂蜜。西藏有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有一群决心守护纯净的养蜂人，难道不能成为世界级的蜜源地吗？

世界蜜源！这是属于张亮富和西藏养蜂人的未来畅想。

未来3年至5年，打造一个蜂蜜现代化加工厂、一个现代化科研基地，联合高校、科研机构 and 团队，开展西藏蜂蜜特异性研究以及衍生品开发……这是张亮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他要将蜜蜂养殖发展到西藏更多适宜养蜂的区域，通过大数据制定出西藏蜂蜜生产的标准。

“依靠西藏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科技创新，让品牌赢得市场。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以及农文旅融合，把产业做大做强，造福更多百姓，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将蜂蜜打造成西藏的一张新名片！”说起未来，张亮富的眼里闪着光。

听闻“夜校”二字，二八杠、煤油灯等充满历史感的画面是否会立刻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与上世纪主要满足学历教育的需求不同，如今兴起的夜校更像是“成人版少年宫”。瑜伽、美妆、油画、中医养生、空间收纳、五行文化等课程设置多种多样，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

找个搭子去夜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拒绝“内耗”、提升自我的新选择。社交平台“青年夜校”等话题不断，“拼手速”抢课、“一开即满”等现象频频出现。夜校近来为何热度飙升？让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探索一下其中的奥妙。

首先，夜校实现了课程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漫步各大商圈，针对幼儿和少年消费群体的科学类、体育类、艺术类等课程非常丰富；许多社区也有专门针对退休人士的老年大学。然而，与以上两者相比，目前市场上针对中青年的文艺类教育培训明显不足，这也让以夜校为载体的青年文艺课程成了稀缺资源和“紧俏商品”，一经推出，便完美匹配了当下大量年轻人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另外，从投资风险性来说，目前市场上夜校的举办主体多有“官方背书”，减少了人们对“跑路”风险的担忧。与其独自宅家，不如结伴上学来得充实。

其次，除了供求关系外，夜校热度飙升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性价比。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愈加理性务实，“临期折扣”“平替商品”成为消费新趋势。与动辄上万元的私教课、兴趣班相比，单价在“两杯奶茶钱”左右的夜校课程让人直呼“真香”。不是外面的课买不起，而是夜校更有性价比。

再次，夜校也是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体验式消费。夜校的课时数一般在5节至10节。学习者以自身兴趣为出发点，投入时间和精力，支付“钱包友好型”学费，获得高质量教育服务，学习后有“赚到了”的喜悦。即便课后不感兴趣，沉没成本也不高，小投资、大回报，何乐而不为？

此外，与以往功利心驱动下的“目标必达”型培训学习不同，夜校更注重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感，其“夜”的属性超过了“校”。在松弛的环境下，解锁一个潮流技能所带给自身的愉悦持久度和成就感，远比买个包、吃一顿大餐要强得多。

快节奏的当下，夜校的线下社交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年轻人的孤独感。加之夜校开设地点多分布于商圈周边的社区，课程前后，约上三五“同窗”在附近酒吧、咖啡店、餐馆小酌闲聊，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夜校在为个体纾解压力、拓展社交、提升技能的同时，也为周边商家带来了商机。

从长远看，让夜校可持续发展下去，除了政府给予补贴、规范、引导外，开课机构也应继续保持高品质的课程输出，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动向，深耕课程，推陈出新，让夜校真正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放松地”和“文化补给站”，点亮年轻人不一样的夜生活。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姚亚宁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fukan@jrbns.cn

风吹山南

家住山南市下辖的错那市觉拉乡的扎西占堆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养蜂事业，还能代表

西藏自治区错那市风光。(视觉中国)

守护山丹古长城

赵梅

初秋，雨后的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远处的祁连山云雾缭绕。出县城向东，行至二十里铺，便可看到明长城一路蜿蜒东去，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山丹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素有“走廊蜂腰”“甘凉咽喉”之称，是张掖市的东大门，也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汉明长城在此比肩而行，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在新河村长城驿站，从长城博物馆露台上俯瞰，G30高速公路上往来车辆川流不息，与伫立的烽燧相映成趣，成片的向日葵、茴香田、西瓜田共同描绘出和谐的田园画卷。

“汉长城在北，依托山险，以壕堑为主；明长城在南，由黄土版筑而成。两座长城同向而行，彼此间距离从10米到80米不等。”山丹县汉明长城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白玉章说，汉明长城并行延伸的情景，在万里长城沿线并不多见。

山丹境内的汉明长城，总长365公里，其中汉长城94公里、明长城271公里，被国内外长城专家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黄土版筑长

城，也是我国境内唯一“汉明长城并行存在”的古遗址。

在老军乡峡口村，雨后的空气潮湿而慵懒，50岁的峡口村村民刘祯贤除了养羊，还有个特殊身份——长城文保员。之前他的巡查范围是从峡口驿一号敌台到墩墩洼烽火台段，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今年调整为从峡口驿一号敌台到五号敌台段，两小时就能巡查完。

伫立在村庄周边的汉明长城，是峡口村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在长城脚下长大的刘祯贤记得，明长城被老人们称作“边墙”。“边墙”是他们儿时最好的游戏场所，顺着“边墙”挖躲在墙体里的蜜蜂，偶尔还能掏到鸟窝，“边墙”上还会开出各式各样的野花……

长城文保员的主要工作是巡查长城墙体有没有因自然灾害破坏、损毁，和刘祯贤同为文保员的赵全民，是山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峡口驿游客接待中心管理人员，平时还要巡查长城步道、围栏情况，及时制止攀爬城墙拍照的游客。刘祯贤和赵全民有个共同的愿望，把

长城保护好，让子孙后代能亲眼看到祖先们留下的珍贵文物。

文保员巡查只是山丹县长城保护的一个片段。

“山丹干旱、风沙大、降水量少，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干旱、风蚀、融冻等自然因素是长城病害加剧的主要原因。加之夯土长城本身就脆弱，长此以往长城墙体基础将会失稳甚至坍塌。”白玉章说。

白玉章介绍，他们对县域内长城进行了调查评估，重点对保存状况较差，基础掏蚀、风化酥碱、基础失稳、裂隙发育等病害严重墙体采取临时支护、加固修缮、架设防护围栏等措施，逐年逐点进行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他们还定期对长城进行数字化“体检”，为长城保护建立数字档案，以便长城的基础信息、专题要素、病害检测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此外，长城保护和生态保护齐头并进，是山丹汉明长城保护的另一有力措施。

10年前，为了防沙固林，峡口村委会组织村民在村东头的上滩栽植杏树、柠条、沙棘等植物。如今，在峡口村头，一片绿意葱

茏的树林向远处蔓延。这片1.16万亩的林子与汉明长城并行延伸，已然成为保护长城的绿色屏障。

2006年返乡创业的峡口村原党支部书记方伟，2014年起担任长城文保员后，便在汉明长城两边的保护区外栽植榆树、杏树作为防风林，想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更好地保护长城。

戈壁滩缺水，种树不好活，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2017年，前来徒步的一群大学生得知方伟种植杏林的计划，连续3年加入方伟种树的队伍中。

挥锹挖坑、扶树正苗、浇水定根……梦想着将沙漠变成绿洲的不止方伟和那群大学生，每年植树节前后，老军乡都会组织党员植树。山丹县老军乡综合执法队副队长邹喜说：“去年种植的3000余株树木，成活率达到了90%。10年间，峡口村林木绿化率从不足5%提高到59%。”

栉风沐雨，汉明长城屹立在茫茫戈壁，雄伟而壮观，远处的树林愈加葱茏。正如方伟所言，风沙站住了脚，长城也就扎稳了根。



西藏养蜂人正在取蜜。(熊舟梅摄/中经视觉)

年轻生活中的经济学

王梦

